# 花红月满永不缺

.

「大妹子，到我家来坐吧！」「不啦，改日吧……」「进来坐坐吧！」蔡太太死拉活扯，把卓太太拉了进去。

这一带三四十家，都是某航运公司船员宿舍。

卓太太和卓文超才结婚年馀还未生育，但卓文超的船是大西洋航线，平均半年还不能回家一次。

这在某一方面来说，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

至于蔡太太她先生是在一艘日本线船上服务，因触礁沉没，蔡先生是死亡名单中廿七名之一。她也没孩子，领

了笔优厚赔偿金，一个人随心所欲过活。

卓太太近来听说蔡太太私生活不正常，甚至朝秦暮楚、熟李生张。但耳闻总是不如眼见，有人忌妒蔡太太因她

一次领了约二百万赔偿金，但又怎可眼红，难道她们也希望自己丈夫遭遇不幸。

尽管卓太太不信，却对蔡太太较疏远。本来蔡太太好多次请她到蔡家玩，她都藉故推开了。

今天傍晚蔡太太硬拉之下，卓太太实在不便推就进入蔡家。那知蔡家竟有一位客人。

「喔！我来介绍……这位是卓太太，这位是我的表弟江福顺……」蔡太太说。

卓太太点点头，江福顺向她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，而且伸出手要握手，但卓太太没伸手。

卓太太发现这男人约二十六、七或者二十七、八，反正不超过三十岁，大概比蔡太太小二、三岁。蔡太太三十

一，说他是她表弟也有可能。然而，她好似见过此人一、二次，却未听蔡太太称他表弟。

「管人家那麽多的事干什麽？」卓太太心中告诉自己，坐一会就走。

「大妹子，不管怎样奶今晚在这吃饭，不然就是瞧不起我。」「不！蔡太太，我还有事……」「奶也是一个人，

有什麽事？」「真的，我真的有事……」「别见外吧，我们是邻居也都是吃海上这家饭的人，我吗？也早就想交奶

这个朋友，至于说我表弟也十分敬慕奶……」她向江福顺望去，他果然正微笑向她点头。

「这个人可真怪……」卓太太心头一跳，不知为什麽这个男人使人产生好感。也就是说，他笑起来一口白牙，

那眼神很动人，一下子就能使人忍不住喜欢上他……「这怎麽可以？」卓太太心想我是人家的妻子啊，而且外界对

这新村中女人的谣言纷纷，卓太太常常警惕自己，要处处小心谨言慎行。

「大妹子，就让表弟陪奶聊聊，我去做饭。」「不，蔡太太，我要走了，我真有事。」「卓太太，表姐是诚意

留奶，而我，如果奶不以为冒昧，我也十二万分希望奶赏脸留下吃个饭……」「谢了，江先生，要没事我就留下吃

顿便饭也无所谓。」「大妹子，奶有什麽事？」「这……不便告诉大姐。」「大妹子，奶再推三阻四的，就连我表

弟也瞧不起了，人家可是规规矩矩的绅士呀！」结果就被留下，由江福顺陪着聊天。

吃饭时，蔡太太要来点酒，卓太太自然不会喝酒，就连江福顺也不喝，还责备他的表姐∶「表姐，女人酒还是

少喝为妙……」「看到没？」蔡太太说∶「这可真是书呆子喝酒算什麽？我只有一个人，总要有点精神寄托。」卓

太太说∶「要是不过量，少喝一点也不要紧。」「表姐要是像卓太太这样就好了。」「怎麽？你敢当着大妹子的面

让表姐下不了台。」「表姐，真的，奶要是有卓太太一半好……」「好了，好了，我不好！大妹子好……」吃完了

饭蔡太太去洗碗，江福顺又和她聊好久，卓太太才告辞。

卓太太她本来十分後悔到蔡家的，但是现在出了这个门，却又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。

她觉得江福顺很讨人欢心，长得不错，又会说话，这十分寂寞孤单的女性心目中，寂寞又增了几分。

第二天又遇见蔡太太，她说∶「大妹子，表弟走时说要我代他向奶问好，他十分敬慕奶。」「蔡太太……奶在

说笑话。」「怎麽？奶不信？我这表弟在洋行作事，他可不随便评论女人，我也没听他这麽说过一个女人，奶走後，

他说奶有高贵内在美。」「哟！我简直要昏倒了。」「好！好！不信算了。」「我是说……我那有江先生说得那麽

好？」「他还说，要是奶没有结婚，他一定非追奶不可，他还说，他永远也不可能忘记奶……」卓太太芳心「卜卜」

猛跳。

又过了二天蔡太太提一大包礼物来找她，有陈皮梅、糖果、高级饼乾和十个大梨。

「蔡太太，这是干什麽？」「别误会，我可不会送奶礼，是我表弟托人送来要我转给奶的。」「我不能收，才

见过一次面，我怎能收这厚礼？」「表弟说礼太薄了，他怕太厚奶不会接受，奶要是不收，我可要夹在中间受罪了。」

「那怎麽会？麻烦奶退回去就是了。」「退回去？哼，奶要是不收下我马上就会吃光，表弟来了还以为我没送奶，

反而留下自己吃了呢？」「不会的，必要时我会为奶作证。」「……」卓太太冷静下来下了决心，她以为这件事很

可能是蔡太太预先安排，使她和江福顺见面的。

「大妹子，奶诚心要叫我背这个黑锅。」「这不能怪我，奶应知道我是不会收下这礼物的。」「大妹子，奶不

收我可要翻脸了。」「蔡太太，奶这是强人所难，奶就是翻脸我还是不能收。」蔡太太一看硬送是不行的，她知道

卓太太读过中学，为人正派，这方式行不通只好作罢。

但又过了四天，蔡太太又来找卓太太了∶「大妹子，奶看怎麽样？果然背了黑锅啦？」「怎麽？令表弟说奶把

礼物吃了？」「他说我根本没送奶，而是自己吃了。」「对他解释了吗？」「说破了嘴也没用，除非奶为我证明一

下。」卓太太真不愿去，因蔡家有男人自己要小心检点。

但蔡太太又非叫她去见证一下不可，卓太太总不能不通人情，况且，是送礼给她而起的误会。

到了蔡家，又见到了江福顺。他还是那麽的热情、客气，此时他笑起来更加迷人。也可以说，这小子更具有男

性魅力。

「大妹子奶说这能怪我吗？当时送奶奶死也不收，我拿回去怕东西坏了浪费，就把它吃光……」「好吃的说法。」

「江先生，当时蔡太太送这礼物给我，我坚决不收我们差点翻脸，结果她才拿回去，所以这不能怪她。」「这我相

信，但奶不知道，我表姐出名的好吃鬼，我几乎可以想到这後果的。

」蔡太太说∶「我才不信，你如果想得到我会吃掉，你还会寄来？」「当然，这叫做礼貌，我的心意尽到了人

家不接受，那就没办法。」「大妹子，不是我说奶，都是奶惹出的麻烦我要罚奶。」「蔡太太，我可没有犯错。」

「还说没错，表弟可没当第三者面来骂我呀！」「那是奶活该。」「好哇，你们二个人欺负我一个人，我不饶奶…

…」卓太太跑到江福顺身後，蔡太太抓不到，她说∶「不管！我要罚奶在这吃饭，我去做饭去。」「不！不行呀！

我有事。」「我才不管奶有没有事。」蔡太太出屋而去，卓太太正要跟出屋外她手臂突被他拉住。

卓太太心头一阵颤抖。一个长期忍受寂寞的女人，是经不住挑拨引逗的。

「江先生，你……」她挣着手。

「素兰……奶不能走。」他拉得更紧，而且叫她本名，她叫花素兰。

一个男人直呼她的名字，听起来更加心乱。

「江先生，不要这样，被蔡太太看到多不好意思？」「表姐不反对我喜欢奶，她说也只有奶配得上我。」花素

兰粉脸红了，她怕极了，但这情景不就是她所幻想的？一个廿三岁少妇结婚才一年多，而丈夫每次离家都半年以上，

她自然感到孤寂，自然也经常幻想。近来她常常作梦，而梦中必有江福顺。

「素兰，我爱奶，真的不能没有奶，从第一次见了奶，我就被奶迷住，回去以後觉也睡不稳，素兰，我知道，

奶也孤单，就让我们……」「不，快松手，这成什麽样子？」「奶不可怜我，我也就永远不松手。」「我可要叫了。」

「素兰，我要向奶发誓，我要是得不到奶的爱我宁愿去死。」「快松手，我求求你，被蔡太太看到我还见不见人。」

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到外面去不要让她看到，更不要让她他知道。」他忽搂住她的腰就像耕地似，遍吻她的唇、颊、

颈子。

她的防线完全瓦解，像一团香泥似倒在他的怀中。

这时他又在她耳边说∶「素兰，表姐这人嘴快，还是不要让她知道的好，奶先走，我们到旅社……」事到如今

她完全听他摆布，她走出蔡家大门说∶「蔡太太，很抱歉，我不能留下吃饭，我有事要回去了。」然後，他们在街

上会合，到旅馆去开了个房间……他将房一上锁，就将她迷人的身体搂在怀，低头吻住了她的嘴唇，手也隔着衣服

抚摸着她胸前的肥奶，而她也情不自紧的伸出了舌尖，而江福顺一口吸入口中一阵吸吮……在热吻中，他己十分技

巧的解脱下她全身的衣物。他的嘴就滑到了她的酥胸上，轻轻的咬着她的奶头。

素兰被他这挑逗逗得欲火如焚，她不由的竟动手将他长裤脱下，那根大阳具已高高挺起。她看得心中狂跳，又

将他内裤脱下。「卜」那根青筋暴跳的阳具挺弹而出，她看得心喜万分。

他一把将她抱起，放到床上。她被精光光的放到床上，她羞闭双眼不敢正视他。而此时，江福顺已将上身的衣

服也脱掉，他坐在她的胴体边，那双大手在她全身上下游移……他轻声说∶「好一个上帝的杰作，奶真美。」他伏

下头来吻着她的奶房，大口大口的吸，弄得她阴户不断的淌出了淫水。

她道∶「唔……别吸吮了……我下面好痒……」他就将脸凑到她的阴唇一看，只见淫水滋滋，不断的流出来，

他就伸出舌头舔着她的阴唇、阴核，舔得她一阵阵麻、痒、酥，她舒服的猛按他的头，身体一阵颤抖。

「唔……雪雪……舔得好……舔得妙……」她已被吮舔得实在受不了，屁股死命往上挺。

她饥渴的浪叫∶「好哥哥……我的好人……人家要……小穴痒死了……唔……快……插我……快狠狠的插死我

……唔……」他听命的起来，又伏到她胴体上将粗大阳具猛的塞入她滑润的穴中。

她舒服的尖叫∶「哇……雪雪……哥哥……顶得好深呀……我的天呀……真爽死浪穴了……哎哟……再顶深些

……」他此时将她的酥胸紧紧的捏住，一阵玩弄。他玩了一会就将她的一腿架在自己肩上，抱住了她那苹粉腿，粗

大的阳具就疯狂的抽插。

这姿势使她欣喜万分，她一手揉着自己的阴核，叫道∶「哎唔……雪雪……好哥哥……小穴痒死了……雪雪…

…顶重些……插深些……」顶了大概百馀下，她换二手揉着自己的肥奶，看得江福顺欲火如焚，一根阳具更加粗大

了。

他喘着气说∶「奶这小骚货，奶这荡妇……我插死奶……」说着，更重更快的抽插不已，顶得她浪笑频频，她

扭着细细的腰，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看。

她说∶「唔……好亲亲……我是你的小……骚货……荡妇……快插死你的……骚货……」江福顺被她迷得色心

又起，此时，他将她翻过来摆成狗爬式，让她圆大雪白的屁股高高起，他跪在她的屁股後，先拥吻她肥美的屁股。

她浪浪的催促∶「好哥哥……我的小穴心空空的……我要插嘛……」他得意的将阳具放到穴口说∶「小心喔，

来啦……」话未落，阳具已尽根的塞她穴中。

「拍拍拍……」他的肚皮不断的撞击着她雪白肥圆的屁股上。

她的小穴又充实了，她的圆大屁股也往後一撞一撞，期使大阳具更深深的顶入穴中。

他插着穴，二手在她屁股上轻摸，摸得她痒丝丝的直扭屁股。他看得淫兴大增。一根粗大的阳具发狂似的猛顶

她的小穴，手变成重重打在她的屁股上，有时用捏着使她又痛又快活……如此……下下重肉！根根到底！二人已达

高潮，他紧紧抱住她的细腰，将大阳具猛干一通。

她突然大叫∶「哇……哎哟……完了……你再插下去……我就要……丢……丢了啊……」就在此时，江福顺全

身一抖，马眼一张，一股精水直射而出……二人倒向床上，呼呼的入睡……＊＊＊花素兰原是正派的女人，但在不

良的环境中，而被拉下了水。这完全不能怪她。也许有人会说∶「还是她的意志不坚定，要是坚持到底，谁也不会

把她怎麽样？

」这话也对，但即使是说这话的人，在那环境之下遇上江福顺这种人，也会把持不住吧？这事就像吸大麻一样，

有一次就有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一旦吃上了甜头，有时一周二三次，甚至江福顺会到卓太太家睡一夜，胆子越来越

大了。

素兰渐渐发现，江福顺并不是绅士，他除了在床上能使女人服贴之外没有一技之长，当然他没有职业，更没有

念多少书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一回她在门外看到他从蔡家出来，江福顺伸手在蔡太太奶房摸了一把，蔡太太打了他一

下，二人会心地一笑。

素兰忙退入门内，蔡太太和江福顺没发现她。好像她突然之间掉入了雪窖之中，从心底浮起一股寒意。她知道

自己中了人家圈套，她也相信，早在她和江福顺发生关系以前，他就和蔡太太不清不白了。但她为何不吃醋，反而

为江拉线这是很少见的反常事。

她痛下决心不再和江福顺来往，因此回娘家住了十几天。回来那天江福顺来找她，开门一看是他，她说∶「江

先生，以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」「为什麽？」「我们都错了，再说，我又是结了婚的人。」「这有什麽关系？人生

在世又何必委曲自己？像奶先生一出门就是半年多，人生有几个半年多？再说也犯不着经常守活寡。」「对不起，

那是我的事，江先生，我已经下了最後决定。」「奶下了决定，可是我还没有决定。」他阴笑着，这和以前笑起来

十分迷人完全不同了。

「碰」一声，她把门闭上。

「花素兰，奶以为这样就可以丢掉我，否认我们有过这麽一段？」「江福顺，我先生很快就回来了。」「那很

好！」他在门外说∶「卓先生回来我一定专程拜访他……」＊＊＊一周後，花素兰的丈夫卓文超果然回来了，他是

万吨级货轮上的二副，才三十二岁。

这使花素兰既高兴又暗暗担心。像江福顺这种人，很可能什麽事都做得出。

第二天，卓文超外出蔡太太来了，由于花素兰已知道他们的关系，就将蔡太太这人看穿了。

「大妹子，奶怎麽啦？」「我不是好好的？」「为什麽不理我表弟了？」花素兰只是心中咬牙，却淡然道∶「

蔡太太，我是有丈夫的人，奶不希望一个家庭就这麽破裂吧？」「哟！何必说得那麽严重？」「为什麽不严重？蔡

太太，奶要是真的把我当姐妹看待，奶该检讨一下。」「检讨？为什麽？」「问问奶自己吧！」「这是什麽话？我

作错了什麽事？」「如果奶连作错什麽事都不知道，那就免谈了。」「大妹子，奶真以为这样可以甩掉他？」「蔡

太太，奶在威胁我？」蔡太太喷出一个烟圈，说∶「大妹子，又何必说得这麽难听？」「蔡太太，要不，为什麽要

说甩掉这个字眼呢？女人吃了亏怎麽能用上这二字？」「话可不能这样说，到底谁吃亏？那可要站不同立场来说，

奶认为自己吃亏，有人说表弟吃亏。」「他？」「怎麽？奶不信，奶结了婚说难听些已不完整，而表弟还没结过婚，

他是纯洁的……」「纯洁？」花素兰气得笑了起来。

「奶还能笑出来？」「为什麽不笑？纯洁的表弟居然和表姐……」蔡太太一怔又不在乎的说∶「怎麽？奶看见

了？」「没有看见。」「就算表弟和表姐那有什麽不可以的？」「奶们是表弟和表姐的关系吗？」蔡太太知道罩不

住了，把烟丢下用脚大力一踏，说∶「就算如此，奶也不能把我们怎样。」「蔡太太，奶误会了，我根本无意管你

们的事，只是看不惯装模作样，冒充君子和淑女之人。」「奶是君子？奶是淑女？」「我已经不是了，这都是拜奶

蔡太太所赐，但是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再同流合污。」「办不到。」「奶要怎麽样？」「不是我要怎麽样？是江福

顺要……」「要什麽？」「要找奶的先生卓二副……」「找……找他？」她暗吃一惊说∶「奶大概对打官司有瘾吧？

别忘了，奶有勾引良家妇女，拆散家庭的罪嫌。」「没关系这种罪名最不容易成立，但奶和江福顺干那事却赖不掉，

到旅社去查记录就可查到。」「奶……到底要怎样？」「不是我要怎样？……我只是传话的，是江福顺希望拿点遮

羞费……」「什麽？」花素兰的脑中「嗡」地一声，差点昏了过去，她厉声说∶「一个大男人要向女方拿遮羞费？」

「当然，这和别人不同，奶是旧货，福顺是没结婚的处男。」「哼！」花素兰轻蔑说∶「什麽处男，简直是男盗女

娼，无耻之犬，回去告诉他我不怕。」「真的吗？」「我在逗着奶玩吗？」「好吧，孩子哭抱给他娘，我回去把这

话转达他，这一切由江福顺自己来决定。」两天後的正午，花素兰正在做饭，有人按门铃卓文超去应门。

「请问你找谁？」「你就是卓先生？」「不错。」「我是隔壁蔡太太的表弟，我来收会钱，我叫江福顺……」

「会钱？」卓文超心想太太参加了会，这也是好事，他说∶「是内人参加你的会？」「是……是的。」「那就请进

来吧，只是内人没提过这件事……」这二天花素兰提心吊胆，怕蔡太太和江福顺会出花样，所以卓文超外出开门她

在厨房门口倾听。乍闻竟是江福顺口音，她的一颗心差点跳出来。继而听说他要来收会钱，不由大惊不知如何是好？

她和卓文超是恋爱而结婚，夫妻本十分和乐，只因丈夫职业使她太孤寂，加上魔鬼的勾引而失足。事到如今，

她只想尽量隐瞒丈夫，然後加倍设法补偿自己丈夫。她承认自己对不起丈夫，却也深信当初是他和蔡太太合作诱她

上勾。

这时听到丈夫和江福顺往里走，她要是地上有洞也会钻进去。

不一会客厅中传来卓文超的声音∶「素兰……素兰……」「什麽事啊？」「江先生来收会钱啦。」「喔……」

她急得直问自己∶「怎麽办？怎麽办？」停了一会卓文超又来叫一次，还听二人在客厅高谈，卓文超间江福顺∶「

江先生在那里高就？」「嗯！小弟在保险公司作事，卓先生在船上作二副，一定很刺激吧？」「干那行怨那行，干

了十多年海上工作，真是腻了，可是改行又谈何容易啊……」「是啊，隔行如隔山改行真是件难事，小弟也想改行，

考虑再三也不敢轻易尝试。」花素兰咬咬牙，到客厅去吧，这件事迟早要揭开的。只要姓江的不放手，凭她想遮遮

盖盖也瞒不了卓文超。

她像走上死刑场的心情差不多，还没有进入客厅，那魔鬼已看到了她，而且立即站起来∶「卓太太，早知道奶

忙着做饭，我明天来也可以。」「喔！不要紧……」她本想揭开，让丈夫来决定夫妻是否继续下去。却没想到他竟

说出这话，只要跟他表演，也许丈夫看不出来。

「这个月陈太太标了两千七，奶拿两万七千三就行了，早知道这麽便宜就能标到，有好几个太太都想标呢！」

她不出声，这等於江福顺要两万七千三的「遮羞费」，显然是给她下马威，也等於一次警告。如不给，他可能在丈

夫面前透露。这也等於他为她带路，要她这麽走。而她却又是一个外弱内刚的女性，她咬咬，偏偏不跟着他的方向

走，她冷冷地说∶「今天手头不方便，明天给你送过去。」「这……也成。」江福顺站起来告辞。

卓文超在一边发现太太的神色十分冷淡，感到不解。如果她根本就讨厌他，为什麽人家来收会钱，太太以这态

度对人？记得太太过去不是这样的。

花素兰出去送江福顺时，卓文超技巧的听到了他们的交谈，他的五脏都翻腾出来。但他一点也不露声色，却暗

中查看。

第二天上午，花素兰上了菜场，卓文超来叫蔡太太的门。

「哟！是卓先生，快请进来。」卓文超也不客气登堂入室，蔡太太不是个好货，见卓文超也是一表人才，而且

比小江更健壮。竟未问他来意，却眉来眼去的挑逗，而他也顺水推舟，半小时後水到渠成，二人进了卧室。

蔡太太将丰满的身体紧紧缠在他身上。而卓文超对她也不客气的上下齐攻，将她红色的洋装脱了下来，她也自

动将馀下的装备解除，精光光的躺在床上摆个迷人姿势。卓文超也三二下的将衣物尽除，那根粗大火热的阳具高高

翘起，她看得喜不自胜。

她欢呼道∶「卓先生……你的东西好大呀？」卓文超将大阳具放到她唇边问∶「大！好不好？」她闻到男人特

有的味道，心里一阵狂跳，呼吸也愈加的喘急起来，她将热气吹在龟头上说∶「大！好是好，但我怕吃不消……唔

……」她的话说不下去了。原来卓文超将大阳具已插入了她嘴中，她也就顺势大吸大吮起来。吮得他欲火高涨就用

一手磨着她的阴核，磨得她骚痒难耐，一双腿分得好大好开。

她吮得更加起劲，一会她喘气说∶「卓先生……我痒死了……快插我……」卓文超故意说∶「我怕奶吃不消啊

……」说着，他将大龟头在她穴口上乱磨，而她阴穴则猛挺猛凑，「卜」一声大阳具已滑入了大半。卓文超也顺势

全根插入。她眉开眼笑一会，又马上假作吃不消的模样。

她说道∶「哇……太大啦……我真怕吃不消……」她的嘴虽这麽说，但肥大的屁股却团团转起来，并将阴户一

挺一送的配合着他的抽插，他看得心里直好笑，就故意将大阳具退出大半，只留下三分之一在她的阴户中。

她难耐的问∶「好人……你怎麽不全顶进去……我痒死了？」「我是怕奶吃不消……」「不……我吃得消，真

的……我恨不得你将小穴插死……」卓文超将大阳具全根插入她穴中，就一下重似一下的狂干不已，干得她爽得两

脚乱抖……顶了九十馀下，她被他拉到床边，将她两腿高高提起，一根粗壮的阳具毫不留情的猛干她的穴心。

她两个垂大的奶子直抖不已，一张嘴张得好大，直喘着。

「唔……好人……我的大阳具哥……你这样插我……我会爽死的……嗯……好哥哥……唔……」这女人可真骚，

她此时两手狂捏自已的奶房，就好像那奶子不是她的，一点也不痛似的。

卓文超看得淫兴大增，又将她翻了过来，让她趴在床上，将大阳具向她的穴一顶一阵狂干，并狂捏她二个松软

的大奶子。

她叫道∶「哎哟……卓……你就是顶死我……我也是愿意……好人……你真能干……已经顶了我……四十五分

……你仍然……那麽的猛……哎……哟……爽啊……」卓文超粗鲁的玩弄她，一会在她的肥屁股上猛捏、乱抓，但

她却舒服得直往後凑。

如此……你来我往二人缠战不休，结果她觉得江福顺虽比卓文超年轻三四岁，却不如卓文超的善战。

所以二人分手时，还订了下次约会之期。

＊＊＊由蔡太太身上他弄清了江福顺身世，他当然并非她表弟，但他却真有个亲姐姐住在附近。

於是卓文超文又去拜访江樱汝。

江樱汝二十九岁长得很动人，但因丈夫刚去世不久还戴着孝。

「我叫卓文超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江小姐。」「什麽事？」「令弟引诱了内人，勾搭成奸，我准备告他，由於

他还向内人敲诈，等於二案并发。」「这……」江樱汝慌了手脚，说∶「卓先生……小弟年轻不懂事……你饶了他

吧！」「这事可以随便饶了他？再说他都快卅了这也算年轻吗？」「卓先生，有什麽办法可以补偿你？」「钱嘛，

我虽不太富有，一月十万我还不太稀罕。」「那你要什麽补偿？」他目光移到她身上作了几次巡礼，他说∶「失去

了什麽就希望找回什麽？这是十分公平的。」江樱汝是过来人，自然明白，她也不是三贞九烈的女人，为了不使弟

弟坐牢她只好委屈。

「卓先生这办法真可以永远解决问题？」「是的，这包括了二部份，一部份是肉体满足的补偿，另一方面是精

神上的补偿。」江樱汝是个小寡妇本就不富，丈夫死了要靠弟弟支援，本来她就知道弟弟和蔡太太的事。甚至弟弟

从蔡太太弄来的钱，还送给了她八九十化用，要是江福顺坐了牢，她的生活就陷入绝境。

「卓大哥，你看，来了半天，我还没招待你……」「不敢当。」江樱汝去倒茶，递茶给他时，向卓文超笑笑。

那笑是有内容的，放射的。

老船员有几个是不风流的，况且他又是为了报复而来，他伸手一拉，她坐在他的腿上。

「不要……卓大哥……」「奶很感刺激。」他说。

「不要……放手嘛！」「奶不也寂寞吗？」他搂紧她，她闭着眼混身颤抖，呼吸急促。

於是他抱起她美好的胴体向内间移动。

她说∶「你只是要求补偿吗？」「这要问奶自己，奶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债权人吗？」「不……不……卓大哥，

我……我要你……」「我也一样……」於是，卓文超将她抱进卧房，把她轻轻往床上一放，就伏下身吻住了她的香

唇，而她也将舌尖伸到了他口中。

他一阵吸吮，二条舌尖纠缠不清。她抓住他的手放在自已的奶房上。卓文超将手伸入她的上衣内，捏着揉着她

的坚挺乳房，揉得她媚眼如丝，娇喘频频。

「唔……喔……」她也热情如火的解他的衣裤，他就站好将全身衣物脱得一丝不挂。而她也自动的将衣物脱光，

仅仅留下一条小小的黑色网状三角裤，他看得大阳具翘得更高。

他一头埋在她的乳房上，张开嘴咬住了她左边的奶头，大口大口的吸吮，右手则揉着她右边的奶房。

她舒服的喘着∶「啊……喔……嗯……」他的左手探向她的阴，户他发现她的黑色三角裤已湿了一大片，他动

手脱下她的内裤，说∶「小骚，货三角裤都湿了。」她闭上的眼睛只微微张开，她大张两腿，手握他的粗硬阳具在

自己的穴口上乱磨。

他的屁股往下用力一压，粗壮的大阳具已滑入了她的小穴内，并立即一下下抽插不已。

她二腿翘在他的屁股上，恶形恶状的扭摆。

她一张嘴张得好大，叫着∶「我的……好情人……大阳具哥……我被你插得……穴心子好爽呀……嗯……顶死

我算了……啊……」他紧紧搂抱住她的屁股，粗大的阳具一下下疯狂的插着。

如此……一下比一下重！

一下比一下深！

其快如电！

其重如撞钟！

一下、二下、三下……七十下……卓文超深吸一口气，玩着她一身雪白浪肉狂干不已！

她浪呼呼的叫∶「啊……雪雪……顶死我这……骚穴了……哟……飞上天了……哟……我的哥……小穴……已

好久……没尝到这种……美味了……哟……好妙……好爽……」卓文超知道这骚娘子不拿点真功夫是治不了她的。

他就将她二腿架在右边的肩上，两手齐抱住她的大腿，就将阳具一下下抽插着她满是骚水的阴户。

她两个奶子一前一後的动荡不已，他看得色心大喜。他腾出一手轮番捏弄她的奶房，玩得她愈浪荡。

她娇声说∶「唔……好哥哥……我被你玩得……全身舒畅……再重重的干我……几下……」卓文超听她这麽一

说，就吸了一口气，狠狠的如狂风骤雨似的死命干着她的阴户。就好像恨不得插破她的穴洞。但她一点也怕痛似的，

二手紧紧抓住床单，一个头左左右右的乱摆，她疯狂的咬着他的肩头。

他喘问∶「奶……舒不舒服？」她满足的说∶「卓……我……我实在太……舒服了……哎哟……我的大阳具哥

哥……唔……我要丢……丢了……」卓文超猛觉一股热浪袭来，他的全身一抖，马眼也跟着一张，他想控制住精关

但也来不及了。

「噗噗噗……」阳精射在她的花心上。

「呼……」二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，一动也不能动了，静静的回味着方才的快感。

＊＊＊卓文超本是报复的、找补偿的，而且最初计画，玩了蔡太太这个祸首，打江福顺一顿，再玩了江樱汝，

就搬到香港去，而且仍装作不知这件事。

然而，他发觉江樱汝这个女人十分的特殊，他竟然无法割舍，就只好打消了那主意，以後却不再和蔡太太来往

了，他反把江福顺介绍到大船上当了侍着。

【全文完】